· 综　　述 ·

# 中国农村妇女性健康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

杨爽，才运江，周郁秋，赵一莎，王正君

**摘　要**：中国农村妇女存在较多的性健康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和家庭访视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妇女性健康研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做一综述，以期为相关部门开展妇女健康保健，制定相关政策及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及实践参考。

**关键词**：性健康；农村妇女；综述

**中图分类号**：R 1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580(2017)12-1781-04　DOI：10.11847/zgggws2017-33-12-27

##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earches on sexual health among rural women in China

YANG Shuang, CAI Yun-jiang, ZHOU Yu-qiu, et al (*Nursing College,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Daqing Campus, Daq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163319,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rural women in China are facing a large variety of sexual health issues, which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both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s well as the living quality. Based o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 and household interviews, the authors summariz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earches on sexual health among rural women for providing evidences and references to making rural women health related policies and counducting sexual health researches among rural women.

**Key words**: sexual health; rural women; review

妇女身心健康一直是全球关注的重点，性健康作为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性问题存在隐蔽性，导致女性自身对性健康存在认知偏差，重视不够。相对于城市，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水平落后，缺乏对妇女的性健康相关知识教育，致使农村妇女性健康状况更令人堪忧。众多学者对中国农村妇女进行相关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存在多种高风险性行为的同时，其性健康还受到意外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等问题的威胁，健康状况不容乐观[1-4]。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农村妇女性健康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总结，旨在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 1　中国农村妇女性健康研究现状

1.1　性健康概述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认为，性健康不仅是无相关躯体疾病，还应具有与性有关的对情感、精神、社会方面的满意状态[5]。性健康主要包括 3 个方面内容：(1)有能力享受及控制性与生殖行为。(2)消除不良性心理因素。(3)无影响性及生殖功能的疾患。因此，纠正农村妇女不良性与生殖行为、解决心理问题、防治各种与性和生殖相关的躯体疾患等尤为重要。

1.2　性与生殖行为现状　由于中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加之缺乏对农村女性的性教育，导致农村妇女性知识知晓率低，不良性行为发生率高。相对于城市，农村妇女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及结婚生育年龄较早等原因，导致过早发生性行为。苏莱娅·胡赛音等[6]研究发现，98.8% 的农村妇女在 20 岁之前就有过性行为，其中 46.5% 的农村妇女有多名性伴侣。农村妇女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不能正确看待性行为，致使一夜情、婚外情等行为发生率较高，且常无保护性措施。张祖样等[1]对农村留守妇女进行面对面调查显示，婚外情、一夜情和性交易的发生率分别为 28.6%、28% 和 2.4%，且在此期间安全套的使用率分别为 21.7%、20.7% 和 58.3%。傅兰英等[2]将质性与量性研究相结合对农村妇女进行性传播疾病相关调查，结果发现夫妻间非保护性行为的发生率很高，97.6% 的农村妇女从未使用过安全套。

在中国农村妇女中，未婚先孕、意外妊娠、人工流产等不良生殖行为的发生率均较高。简敏婷等[7]证实，农村及城镇已婚妇女中，未婚先孕的发生率高达 32.43%，婚前性行为是导致未婚先孕的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5YJCZH003)
**作者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护理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9
**作者简介**：杨爽(199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护理心理学。
**通讯作者**：周郁秋，E-mail：hlxzyq@126.com
**数字出版日期**：2017－3－37:45
**数字出版网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234.R.20170303.0745.022.html

主要原因。犹忆等[3]在四川省 8 个地市开展农村孕妇孕检情况调查,在调查的 974 名已孕农村妇女中,仅 33.26% 进行过孕检,约 40% 的农村妇女发生过意外怀孕。意外怀孕是导致妇女进行人工流产的直接原因,易念华等[4]相关研究显示,农村妇女中人工流产发生率为 37.5%,其中 10.3% 发生过≥2 次人工流产,更有甚者达 >8 次。由此可见,农村妇女中不良性与生殖行为的发生率过高。因此,应加强对农村妇女性知识的宣传教育,从根源上纠正农村妇女的不良认知,改善其性及生殖行为。

1.3　性心理现状　农村妇女的性心理问题已经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杨雯婷[8]对农村妇女性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农村妇女性心理得分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性压抑是中国农村妇女最突出的性心理问题,农村妇女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羞于表达自己的性需求,加之留守妇女较多,致使其性需求更难以得到满足,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也会导致焦虑、抑郁、恐惧等心理障碍的发生[9]。其次,辱骂、取笑、威胁、恐吓等心理暴力也较大地影响农村妇女的心理健康。农村妇女在性生活中常缺乏主动性与决定权,表现为对性伴侣提出的性要求不懂得拒绝,只一味接受,因此她们遭受心理暴力的发生率较高[1]。而有研究却发现,多数农村妇女只将殴打等行为暴力认为是家庭暴力,而对心理暴力的认知水平偏低,极大影响农村妇女的性心理健康水平,阻碍其保护自身权益[10]。农村妇女的不良性心理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其性健康,更会进一步加深其负性情绪。因此,相关卫生机构及妇女保健工作者应提高对农村妇女性心理问题的关注度,从而更好地提高其性健康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

1.4　罹患性与生殖系统疾病现状

1.4.1　性功能障碍　全球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由于农村医疗条件落后,加之农村妇女即使存在性问题也羞于求助,致使其更易发生性功能障碍。农村妇女性功能障碍的首要问题是性欲下降,发生率高达 39%,其次为性交痛、性高潮障碍及性唤起困难,发生率分别为 18%、12% 及 2%[11]。另有调查得知,农村妇女以性欲下降、无性欲和性交痛为由拒绝性生活的概率分别为 30.7%、23.7% 和 8.9%[12]。女性一旦发生性功能障碍,对性生活的满意度会下降,甚至产生排斥心理。

1.4.2　性传播疾病　性传播疾病也同样影响着农村妇女的性健康,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是艾滋病。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中,女性占 28.6%,主要集中在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且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13]。其次,农村妇女中尖锐湿疣的发生率也较高,李兵等[14]对农村妇女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2 542 名农村妇女中,尖锐湿疣的感染率为 8.06%。由此可见,农村妇女存在较多的性问题,发生率也居高不下,医疗服务机构应大力开展对农村妇女性疾病的筛查工作,医疗卫生人员与卫生部门间加强协作,对农村妇女存在的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4.3　生殖系统疾病　农村妇女生殖系统疾病中最常见的是生殖道感染。一项研究发现,52 481 名农村妇女中,约 59.8% 的人患有生殖道感染[15]。除生殖道感染外,宫颈疾病、子宫疾病、附件疾病的发生率也较高。关于农村妇女生殖系统疾病的多项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妇女患病率差异较大,广西龙州县、庆阳市 4 个县及河北省张北县农村妇女患病率分别为 38.54%[16]、54.8%[17]及 83.52%[18]。生殖系统疾病严重影响了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甚至会引起不孕不育等问题。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强农村妇女的卫生保健意识,降低生殖系统疾病的发生率。

## 2　农村妇女性健康影响因素

2.1　个人因素　(1)年龄:农村妇女性与生殖问题的发生率随年龄变化略有差异。张祖样等[1]调查表明,≥35 岁农村妇女有多位性伴侣的可能性是 <35 岁农村妇女的 2.15 倍,每增加 1 位性伴侣,其发生艾滋病的风险将增加 1.26 倍,严重影响了妇女的性健康状况[1,19]。张金环等[20]调查发现,年龄越小越易发生生殖问题,≤25 岁的农村女性发生生殖问题的可能性是≥36 岁农村女性的 2 倍。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年龄较小的农村妇女性观念相对开放,因此生殖问题的发生率也相对较高。(2)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妇女性知识知晓率低,易发生不良性行为,严重危害了性健康。有调查显示,农村妇女性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仅为 60% 左右,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妇女发生性与生殖问题的概率是文化程度较高妇女的 >2 倍[1,19-20]。何慧婧等[21]调查农村妇女避孕套使用情况得出,文化程度的高低也是农村妇女是否采取保护性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原因为学校提供的相关性教育、安全网络以及其内部的结构化监管环境提高了农村妇女的性知识知晓率,规范了她们的性行为。(3)不良生活方式:不良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农村妇女的性健康。邱琳等[22]对导致农村妇女性相关疾病的危险因素进行调查得出,经常熬夜等不良生活方式,导致农村妇女机体免疫力低下、体内激素水平紊乱,增加了农村妇女患性疾病的风险,严重危害了其性健康。阮伶俐等[23]对农村已婚妇女进行问卷调查显示,盆浴、外阴不清洁、经期不使用卫生巾等不良卫生习惯是农

村妇女患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素。除上述不良生活方式外,酗酒、吸烟也同样影响着农村妇女的性健康。针对农村妇女开展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或其伴侣经常使用酒精类物质,将增加女性进行性交易和遭受性暴力的风险,从而危害其性健康[24]。有报告显示,现吸烟、既往吸烟及从不吸烟的农村妇女中,遭受性暴力的发生率分别为 77.5%、69.6% 及 43.8%,同时吸烟也是妇女患妇科肿瘤疾病的危险因素[25]。因此,改善农村妇女性健康状况应从规范其生活方式入手。(4)自我效能:由于农村女性长期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其在面对性问题时自我效能感过低,其中女性在性问题上的自我效能感主要体现在拒绝性伴侣提出的不当性要求以及与性伴侣协商使用避孕套等方面上。Banerjee 等[26]对农村女性进行的性需求调查显示,无论是已婚女性还是未婚女性均表现为自我效能感较低,性决策能力及主动性较差,傅兰英等[2]的研究也发现,95.7% 的农村夫妻在性生活中丈夫常占主动权,甚至有 50% 的农村妇女表示即使丈夫患有感染性疾病,也会接受其采取无保护性行为的要求,这无疑增加了农村妇女患性疾病的风险,危害其性健康。肖永红等[27]研究发现,掌握性生活决定权的农村妇女,更易采取保护性行为,从而降低其发生性问题的风险,促进其性健康。因此,应增强农村妇女性健康意识,使其懂得在性生活中行使自身权利,以提高农村妇女性健康。

2.2　家庭因素　(1)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村妇女性健康的另一重要因素。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妇女,受费用的困扰不能定期进行妇科检查,且长期为生计困扰无更多精力关注自己的健康,因此,其性与生殖问题的发生率较高[28]。徐琴燕等[29]研究报道,无经济来源的农村妇女发生性与生殖疾病的可能性是有经济来源农村妇女的 3 倍左右。国外一项研究显示,3.8% 的农村年轻女性为了金钱与物质而进行性交易,且由于性伴侣较多以及酒后性行为,导致其性健康状况十分堪忧[30]。因此,政府部门仍需提高对农村人口的扶贫力度,社会各界也应为农村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多方共同努力改善经济状况,促进其性健康。(2)家庭暴力:由于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易遭受家庭暴力,给农村妇女造成极大的身心损伤 。高燕秋等[31]对农村女性调查发现,在过去 1 年内与一生中遭受精神、躯体、性暴力的发生率分别为 24.6%、5.5%、1.1% 和 30%、16.3%、1.8%。Mpondo 等[2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农村妇女遭受语言暴力与躯体暴力的比例分别为 36% 和 26%。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严重影响其性心理健康,甚至会引发妊娠期并发症等现象,对其性与生殖健康造成极大危害[32]。

2.3　社会因素　(1)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影响农村妇女的性健康,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使得性别不平等观念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极大阻碍了她们表达自己的性态度、行使自己的性权利。一项研究表明,约 50% 的农村妇女不具备性别平等意识[2],而国外相似研究却发现,仅 39% 的农村妇女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性权利[33]。其次,由于性的隐蔽性这一传统观念,致使农村妇女在谈论性问题时有所顾虑,羞于表达自己的性需求。葛喜平[34]对中国传统女性性心理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女性在性生活中即使缺乏性快感也不敢于倾诉,部分女性甚至要忍耐无性婚姻,致使其性健康状况十分堪忧。(2)卫生服务机构:由于农村地区卫生服务机构体制不完善、功能不健全、保健人员专业素质低,导致农村妇女卫生服务利用状况差。赵媛媛[35]对农村妇女进行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状况调查发现,53.8% 的农村妇女对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服务态度不满意。李绍平等[36]相关研究显示,农村妇女卫生服务利用率仅为 22.2%,甚至有 42.2% 的农村妇女并不知晓卫生保健服务存在的意义。彭川[37]也发现,20.6% 的农村妇女从未进行过妇科检查,缺乏卫生服务机构相关的妇科检查是农村妇女患性与生殖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建立完善的农村医疗体系,提高卫生服务机构在农村妇女中的可及性,增强农村妇女对卫生服务的利用意识,以改善其性健康状况。

## 3　小　结

综上所述,相对于城市妇女,农村妇女特殊的自身条件、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使得她们中不良性行为、性心理问题、性相关疾病的发生率较高,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目前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性知识宣传教育、性行为纠正策略虽已初见成效,但其普及程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农村妇女的性健康问题仍需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关注,针对导致农村妇女性健康的影响因素,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农村妇女的性健康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张祖样,马艳玲,罗红兵,等. 艾滋病高流行区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高危行为分析[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6,20(6):543 – 547.
[2]　傅兰英,付强,许锦秀,等. 河南省不同地域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知识、态度及行为调查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13,28(14):2251 – 2254.
[3]　犹忆,姜道斌,石娅娅,等. 四川省农村地区孕妇孕前健康检查工作开展现状分析[J]. 重庆医学,2015,44(6):822 – 824.
[4]　易念华,张艳,卢宇翾,等. 湖北省部分农村妇女人工流产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13,28(35):5865 – 5866.

[5] Muliira JK, Muliira RS. Sexual health for older women: implications for nurses and other healthcare providers[J]. Sultan Qaboos Univ Med J, 2013, 13(4): 469 – 476.
[6] 苏莱娅·胡赛音, 米热古丽·阿克木江, 玛依努尔·尼亚孜, 等. 新疆和田农村地区醋酸/碘染色法筛查宫颈癌两年结果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 2011, 26(28): 4332 – 4334.
[7] 简敏婷, 李晓宁, 周舒东, 等. 已婚育龄妇女未婚先孕情况及影响因素[J]. 中国公共卫生, 2015, 31(3): 282 – 284.
[8] 杨雯婷.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性心理健康的现状研究[J]. 华章, 2013, 11(27): 14.
[9] 姚雪梅. 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研究[D]. 合肥: 安徽农业大学, 2013.
[10] 张晓, 郑文贵, 孔令涵, 等. 农村育龄期妇女对家庭暴力的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3, 30(3): 224 – 226.
[11] Hakanson C, Douglas C, Robertson J, et al. Evaluation of a rural nurse-led clinic for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J]. Aust J Rural Health, 2014, 22(1): 33 – 39.
[12] 王俊松. 天津市蓟县城乡围绝经期妇女性生活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J]. 山西医药杂志, 2014, 43(14): 1646 – 1649.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2011 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J].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12, 18(1): 1 – 5.
[14] 李兵, 张小庄, 毛玲芝, 等. 广东潮州农村妇女宫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高危因素分析[J].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 电子版, 2013, 9(5): 608 – 613.
[15] Wang LY, Ouyang L, Tong F, et al. The effect of contraceptive methods on 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risk: a cross-sectional study having a sample of 52, 481 women[J]. Arch Gynecol Obstet, 2016, 294(6): 1249 – 1256.
[16] 农月秋, 黄月凤. 广西龙州县边境山区 4657 例农村妇女病普查结果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 2015, 30(35): 6205 – 6207.
[17] 李源, 王秀珍, 姚小峰, 等. 庆阳市育龄妇女生殖健康保障与防治对策研究[J]. 中国妇幼保健, 2012, 27(36): 5863 – 5866.
[18] 史桂英, 闫学玲, 吕运河. 38656 例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检查结果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 2011, 26(3): 394 – 395.
[19] Faber MT, Munk C, Mwaiselage J, et al. Risk factors for HIV positivity among more than 3, 400 Tanzanian women[J]. Women Health, 2016, 11(2): 1 – 15.
[20] 张金环, 单伟颖, 李青. 承德地区已婚育龄妇女不孕症患病情况调查[J]. 中国妇幼保健, 2010, 25(33): 4881 – 4883.
[21] 何慧婧, 徐鹏, 辛倩倩, 等. 艾滋病单阳家庭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3, 17(5): 392 – 395.
[22] 邱琳, 张雅琪, 周爱芬, 等. 1955 例武汉市农村妇女 HPV 感染状况与危险因素分析[J]. 实用妇产科杂志, 2013, 29(9): 662 – 666.
[23] 阮伶俐, 杨丽, 王礼桂, 等. 中西部农村已婚妇女卫生行为对生殖道感染的影响[J]. 中国妇幼保健, 2012, 27(34): 5526 – 5528.
[24] Mpondo F, Ruiter RA, van den Borne B, et 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elf-determination needs and gender-power constructs among rural South African women[J]. J Interpers Violence, 2016, 15(22): 1 – 22.
[25] Nemeth JM, Bonomi AE, Lu B, et al. Risk factors for smoking in rural women: the role of gender-based sexual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J]. J Womens Health (Larchmt), 2016, 44(3): 1 – 10.
[26] Banerjee SK. How prepared are young, rural women in India to address thei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needs? a cross-sectional assessment of youth in Jharkhand[J]. Reprod Health, 2015, 34(12): 97.
[27] 肖永红, 赵耀, 周文国, 等.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4, 41(14): 2540 – 2543.
[28] 李晶晶, 邓家刚, 郭超峰, 等. 壮族地区农村已婚妇女生殖健康疾病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 2013, 28(3): 466 – 470.
[29] 徐琴燕, 杨雪. 浙江宁波农村地区已婚妇女妇科病菌感染疾病情况及干预措施研究[J].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16, 31(4): 440 – 441, 444.
[30] Ranganathan M, Heise L, Pettifor A, et al. Transactional sex among young women in rural South Africa: prevalence, mediators and association with HIV infection[J]. J Int AIDS Soc, 2016, 19(1): 20749.
[31] 高燕秋, Jacka T. 西部农村地区家庭暴力发生情况及对妇女精神健康的影响[J]. 北京大学学报: 医学版, 2012, 44(3): 379 – 386.
[32] Ahmad J, Khan ME, Mozumdar A, et al.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rural Uttar Pradesh, India: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reproductive health behaviors[J]. J Interpers Violence, 2015, 28(5): 1 – 18.
[33] Fladseth K, Gafos M, Newell ML, et al. The impact of gender norms on condom use among HIV-positive adults in KwaZulu – Natal, South Africa[J]. PLoS One, 2015, 10(4): e0122671.
[34] 葛喜平. 中国传统女性性心理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1.
[35] 赵媛媛. 农村育龄妇女孕产期保健需求和可及性研究[D]. 合肥: 安徽医科大学, 2008.
[36] 李绍平, 易红梅, 张林秀. 农村居民对孕产妇保健认知和利用及影响因素[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6, 33(7): 527 – 530.
[37] 彭川. 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2.

**收稿日期:** 2016 – 11 – 28　　(郑新编辑　郭薇校对)

中国公共卫生 CPH